

# 文艺意识形态实践的内在性特点

李胜清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文艺意识形态对于现实生活与经济基础的实践反作用主要是在一种审美语境中实现的。与那些非审美的理性意识形态以及物质变革等外在性实践模式相比,文艺意识形态实践主要体现为一种内在性的实践模式。它主要通过转化为情感意志等内在心理因素并在这个领域产生出相应的情感心理效果来实现其实践目的。具体来说,其内在性规定表现为:实践对象的情感心理化;实践目的的人本化;实践方式的体验化;实践效果的感性化。

**关键词:**文艺意识形态;实践;内在性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5-0674-05

相对于其他理性化意识形态的实践来说,文艺意识形态在其对于现实生活和经济基础的实践反作用过程中尤其重视其本身所独具的审美规定,它意味着,与那种仅仅倚重理性教化与强制认同的外在实践方式异质的是,文艺意识形态更多地是借助心理感受、情感体验与意志诱导等方式来实现其实践性的价值诉求,以期建构一种自觉自由的信仰认同模式,即建构一种内在体验的实践结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艺意识形态实践的审美性模式也就同时意味着一种内在性模式,也就是说,文艺意识形态的审美实践的本体场域与效能边界只存在于人的内在情感与心理世界,至于在现实领域中所发生的物质变革活动则只不过以某种可以感受的效果形式历史地确证、强化并实现了它的内在性实践诉求。

## 一、内在人性的实践性建构

文艺意识形态实践作用的内在性特点首先就表现在以人本身及其内在的情感意志作为它的直接作用对象与目的这一点上。文艺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的区别关键就表现在它是直接以人作为最终目的并服务于人这一点上,卢卡奇说,“艺术的核心之点是人,是在同世界和环境打交道时塑造着自我的人。”<sup>[1](576)</sup>柯尔律治说,“诗也纯粹是属于人类的;它的全部素材是来自心灵的,它的全部产品也是为心

灵而生产的”<sup>[2](432)</sup>。这种以人作为直接对象与最终目的的特点就决定了文艺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在作用于人时与纯然感官性的物质实践活动和其他意识形态实践性方式越过人甚至以人作为手段去实现某种抽象片面的人之外的本能满足或先验规范不同,它的实体性目的就在于对人本身及其感性与理性结合的现实状态产生影响,并且在一种直接性的意义上也仅仅关注到这一层面,否则,就可能弱化或取消文艺意识形态实践性的本体论意义。关于这一点,黑格尔说,“由于艺术在本质上是心灵性的,这个终极的目的也就必须是心灵性的……从这个观点看,应该说,艺术愈高,它就愈须采用这样的内容,而且只有从这内容的本质上才可以找出判断艺术表现是否妥当的标准。”<sup>[3](62-63)</sup>按照这里应有错的这种提法,“只有改善人类才是艺术的用处,才是艺术的最高目的。”否则,艺术就会“没有自己的定性,也没有自己的目的,只是作为手段而服务于另一种东西”<sup>[3](63-64)</sup>。

在这个问题上,其他非审美的意识形态主要不是以人作为最高的实践性目的,它们把人用作实现某种抽象的理性原则的手段之后就舍弃了人本身的存在意义,换言之,人的意义是从某种外在于他的先验原则上获得规定的,而在文艺意识形态的审美性实践中,则是以人本身及其扬弃了理性内涵的感性属性与感性状态为直接的作用对象的,并且实践的目的与效果也还是停留在一种人本身及其感性状态中。这样的状态反映出的并实现了的全面本质才是人本身的现实需要

收稿日期: 2009-03-28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规划课题“意识形态文论的实践性问题意识研究”(项目编号: 07YBB221)

作者简介: 李胜清(1971-),男,湖南耒阳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文化研究。

而不是某种不同于人的抽象本质，而且由于文艺意识形态所固有的审美性规定，又使得这种对人本身的表现以及把人作为最终目的设定只能停留于一种内在性的实践范围，也就是说，文艺审美活动主要是以表现人及其情感意志并促成它们的完善和改变来实现其实践性目的的，它并不直接介入现实的物质变革运动，以此实现其“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由这种人的潜在要求和情感意志态度所实现出来的某种物质变革运动与理性价值观念反映了人的本质并且也是由人及其内在的意志目的所规定的。

因此，文艺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在以人为目的这一点上主要就体现在对人的潜能及其内在情感意志的建构与表现上，文艺的现实就是一种人的内在现实，所以阿多尔诺说，“艺术区域的形成是与人作为想象领地某种内向活动相一致的”<sup>[4](18)</sup>，在这种意义上，可以从与人的内在情感意志和精神观念具有异质同构与互相规定的关系上来揭示文艺意识形态的审美化实践性的含义，“艺术领域的构成与个人思想的内部空间构成有相似之处，两者在升华的概念上交叉。因此自然有希望尝试以精神生活理论的词目来提出艺术的概念。”<sup>[5](12)</sup>就此而论，表现人以及人的内在思想情感变化就构成了文艺意识形态实践性的实体性目的，“审美反映表现了人类成长的趋向和潮流，它必然被自发地加以普遍化，这是这一决定性内容的本质，具有此岸性方向的各种艺术都带有拟人化的烙印。在这些关系中处于中心点的人赋予了这种此岸性本身以一种真正的内容。”<sup>[1](323-324)</sup>正是基于这种关系，所以文艺的实践性才构成为人及其内在情感意志对象化的最全面的方式。

由于只是以人及其内在的情感意志作为直接的作用对象，所以文艺意识形态在表达其实践性的要求时就只能限于一种审美的领域而不能直接对现实采取物质性的行动，按照詹姆逊的说法，虽然文艺也承担着意识形态的实践任务，但它的审美特性却规定了其实践性的方式只能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sup>[6](79)</sup>这也意味着，文艺意识形态在实现其实践性意义时不能直接阐述某种抽象的意识形态观念和理性的教条，只能把这些内容转化为一种人的感性存在并以形象化的方式来作暗示性或转喻性的表达，关于这个原则，恩格斯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就践诺了这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特点，他说，“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

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们认为这部小说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sup>[7](673-674)</sup>而且由于文艺的审美化实践是通过人的社会心理、情感意志以及社会生活等感性状态的全部内容来表现它的意识形态实践目的，所以与那种仅仅直接表现人的抽象价值观念与理论信条的意识形态实践性形式相比，其意义就更丰富，感受也更深刻，所以马克思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起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sup>[8](154)</sup>换言之，那种真正的文艺作品只有在遵循着其本身的审美特性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出潜移默化而又行之有效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意义，所以马尔库塞说，“即便艺术家本人是‘介入的’，是一个革命家，但革命在作品中也许只会付诸阙如。”<sup>[9](164-165)</sup>原因就在于，“艺术与革命的联接点，存在于审美之维上，存在于艺术本身中。”<sup>[9](173)</sup>在一种相同的意义上，“艺术已经把这种认识从抽象概念的范围拯救出来，并且把它深埋在感官的领域，它的认识功力就是从这个领域汲取力量的。”<sup>[10](48-49)</sup>本雅明也说，“一部文学作品只有按照文学标准是正确的，它才能在政治上是正确的。”<sup>[11](35)</sup>伊格尔顿也持类似的想法，“如果艺术是以一种完全以它自己为目的的类型，那么在它的自律性中就包含着最大的政治。”<sup>[12](219)</sup>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尔库塞和阿多尔诺等法兰克福作家对艺术形式的重视是有理由的，“艺术并不因为它为工人阶级或‘革命’而写，便是革命的；艺术只有从它本身来说，作为已经变成形式的内容，才能在深远的意义上被称为革命的。”<sup>[11](4)</sup>这一点也使得文艺意识形态的实践性意义间接地表现为一种像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而它本身也具有了一种艺术政治学的意味。

## 二、实践感的语境

根据文艺意识形态实践性的审美化原则并且是以人及其情感意志等内部因素为直接作用对象这些特点来说，它的实践性就不是一种外在的实用理性，而只是借助于人以及人的内在情感态度和意志动机的激发来间接地影响现实的经济政治变革运动。对此，卢卡奇有过述评，“在现实地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所提出的问题方面，哲学和艺术所起的作用虽然是无法替代的，然而哲学和艺术绝对无意而且也不能对经济本身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对其社会再生产必不可少的社会构造

物产生直接的现实影响。”<sup>[1](570)</sup>也就是说,文艺意识形态实践性的直接与有效的作用效果只限于在文艺的审美活动领域并且也只是针对人本身以及他的内在情感心理结构而言才是现实性的,至于那种已经延续到现实中的物质变革活动则已经超出了文艺实践性的直接阐释范围,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决不能低估文艺意识形态的审美化实践对于现实物质实践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因为正是它为现实的物质实践活动提供了具有实践能力的主体和方向,所以马尔库塞说,“艺术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它能够致力于变革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和冲动,而这些男人和女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sup>[9](212)</sup>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在确认文艺通过表现人对于经济基础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时也是侧重于这个关系原则的,“废除一切剥削形式的社会根本变革不可能只是通过社会结构的改造而实现,没有人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革是不可能的,社会的改造和新人的创造只是作为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才是可能的。”<sup>[13](177)</sup>就此而言,文艺意识形态实践性的内在化特点便体现为这样两个质点,即为人的现实变革活动提供内在的实践意志动机与情感驱动力;另一个方面就是为实践活动提供价值指引与理想诉求,也就是一种实践的内在目的论结构。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理论界说,这就是对人的内在性格结构与情感心理机制进行塑造以形成一种具有实践冲力和实践方向的“实践感”,“实践感是世界的准身体意图,但它绝不意味着身体和世界的表象,更不是身体和世界的关系;它是世界的内在性,世界由此出发,将其紧迫性强加于我们,它是对行为或言论进行控制的做法或要说的事情,故对那些虽非有意却依然是系统的、虽非按目的来安排和组织却依然带有回顾性合目的性的‘选择’具有导向作用。”<sup>[14](101)</sup>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内在“实践感”的情感意志与心理结构又不只是具有内在性的作用,它的实践冲力使得它也担负了某种间接的外在化功能,所以它又体现为一种从内在实践意图向外在实践效果转化的中介机制,像马克思在区分人和动物的活动性质时就认为正是这种内在实践目的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与动物的盲目性活动相比,在人的劳动实践中,“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sup>[15](178)</sup>而在文艺意识形态的实践性过程中,这种目的就规定了人只能采取感性的情感意志等内在的方

式去实现,这就是马尔库塞所极力弘扬的“新感性”模式,它意味着,文艺意识形态的实践性目的就在于作用人的内在感性心理与情感意志以形成一种“新感性”的机制,作为一种连接内外的关系接点,“新感性并非仅仅是在群体和个体中的一种‘心理现象’,而是使社会变革成为个人需求的中介,是在‘改变世界’的政治实践与追求个人解放之间的调节者。”<sup>[9](120)</sup>他举例说,歌德在《伊芙琴尼娅》中就是着力于对一种美好人性与追求崇高的内在情感态度的表现来表达其对于现实社会的价值评判,虽然并没有直接对象化为一种改造现实的物质实践,但是由于对当时的人们及其内在的性格结构和情感意志产生了影响,使他们成为了具有实践能力和实践意向的主体,所以在当时及以后的变革经济基础的运动中依然能感受到这种文艺内在性实践所发挥的巨大价值牵引作用。在布莱希特的《勇敢的母亲》中,作者也只是刻画了一种美好的令人感动的人性心理与情感态度,但是作为内涵实践动力与方向的意志动机,它却规定或即将规定现实物质变革运动的规模、方式、走向。

这种内在机制之所以具有有效的实践效果,其原因就在于,“艺术把精神和心灵的世界看作是一种具有独立性的价值领域”,它虽然“并不改变日常现实,却能从‘内在出发’去实现每一个个体”。<sup>[16](154-155)</sup>从人的内在领域出发去实现每个个体就决定了文艺意识形态在实现其实践性目的时只能遵循这样的内在性表现方式,即“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这种“解放的主体性,构成了个体的内在历史中”,而这个内在历史就记录了“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激情、他们的欢乐、他们的忧伤——即那些并不必然地埋藏于他们阶级情境以及那些从这个角度甚至不可理喻的经验”,正是这些内在历史的情感意志与心理机制首先“炸开了阶级的框架”,所以它们对于政治经济学或物质层面的实践活动来说可能不是“生产力”,“然而对每一个人的存在来说,它们是决定性的,它们建构着现实。”<sup>[9](194-195)</sup>这也就意味着,只有通过对实践目标的一种内在感性的审美占有,才能实现对它的一种外在感性的现实占有。

### 三、主体性实践的现实表征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实践方式与特点,所以人们在文艺意识形态的实践性过程中就异常重视这种内部情感意志和心理机制对于现实的人以及现实的经济政治

变革运动所具有的积极建构意义或消极阻碍意义。所以抒写人物的性格特征、内在心理活动、情感意志的矛盾变化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环境就成为了优秀艺术作品的主要内容。像俄国19世纪的许多文艺作品中所塑造的“多余人”的性格特征和情感态度就体现了这方面的意义，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就表现出一种“多余人”的矛盾性格特征，在多余人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情感内容中，既有代表先进社会观念并有利于新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成长的思想情感萌芽与趋向，也存在着与旧的生活秩序密切相连的一些消极保守的成分。赫尔岑就这种多余人的性格结构和情感心理对于当时不同的阶级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价值意义进行了辩证地分析，他说，“只要我们不愿做官和地主，就多少有点奥涅金的成份”；但是在另一方面，“奥涅金是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什么事也不做，他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中是个多余的人，而又没有足够的性格力量从这个环境中挣脱出来。”<sup>[17](63-64)</sup>从总体上看，作者通过对奥涅金的性格特征与情感态度的批判性审视暗示了这样的观点，即这个多余人的出现对专制制度的存在提出了强烈的怀疑，只要他抛弃那种不利于新的价值观念成长的性格局限性与漂浮性就能显示出一种代表新的价值观念的积极意义。针对这一点，别林斯基论述说，《奥涅金》“对于俄国社会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它几乎是向前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却是多么伟大的一步！”而且“随着带来新的要求，新的观念，尽管让俄国社会成长起来，超过奥涅金好了：可是无论走得多么远，俄国社会永远都会爱好这部长诗。用充满爱情和感激的眼光凝视着它。”<sup>[18](628)</sup>还有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塑造的多余人毕巧林、冈察洛夫在《奥勃洛莫夫》中创造的奥勃洛莫夫和图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刻画的“新人”巴扎罗夫等人物及其性格都显示了这样的关系意义。正是着眼于这种内在性格特征与情感意志态度所蕴涵的意识形态意向，所以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奥勃洛莫夫的性格特征和情感心理“是解开俄罗斯生活中许多现象之谜的关键”，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种比较出于强大才能之手的成功作品更要巨大的东西；我们发现了这是俄罗斯生活的产物，这是时代的征兆。”<sup>[19](11)</sup>针对巴扎罗夫的意义，他对作者的创作动机进行了揭示，“他(图格涅夫)很快猜到了新的要求，猜到了渗透进社会意识的新观念”，并且在作品中“注意到那些已经轮到、已经开始朦胧地扰乱社会的问题”。<sup>[20](26)</sup>鲁迅通过文艺创作活动来致力于改造“国民劣根性”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他在塑造“狂人”与“阿Q”的性格特征时都贯彻着一贯的思想，即从人的内在性格与心理入手

来批判旧观念并为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开辟道路。他说，“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sup>[21](130)</sup>在这个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以理论的姿态张扬了文艺所应该具有的性格与心理批判功能，他们认为要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改造，关键就在于铲除异化的人格结构与情感心理以催生一种新人与新的人格结构、社会心理的出现，所以他们主要是通过通过对阻碍社会变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内部实践环节，即大众文化形式以及异化的情感心理与性格结构进行批判来表达他们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艺意识形态实践性的观点的。

阿多尔诺甚至认为只有这样的批判才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其中的人所作的本体论批判，“对本体论的需要的批判使我们来到了对本体论本身的内在批判。”<sup>[22](94)</sup>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物化的价值观念已经内化为了人们的内在情感态度和性格结构，成为了人们的心理经验与心灵模式，而这种社会性格与心灵模式却是与现存的经济基础处于性质同构的关系并且为它的存在提供合法化的证明作用，正像弗洛姆所说的，“正是社会性格以这样的方式引导了社会成员的能量，使他们的行为不是一个有意识地决定要不要按照社会模式行动的问题，而是一个想要以他们自己不得不采取的方式行动的问题，同时，根据文化的要求在行动中得到满足。换句话说，社会性格的功能是在一个确定的社会中塑造和引导人们的能量，使这个社会能够继续正常运转。”<sup>[23](68)</sup>作为对极权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巩固，法西斯主义就是借助于形成一种“逃避自由”的压抑性社会心理机制实现其反动的意识形态实践性目的的，因此这也决定了它的意识形态实践性更多的不是通过一种理性的说教，而是一种通过作用于人的内心情感意志的非理性的方式来实现的，阿多尔诺对这种机制进行了分析，他说，“由于法西斯主义不可能通过理性的论据赢得群众，其宣传当然必定要偏离推理的思考；必定着重于心理学而且必须激发非理性的、无意识的、退化的进程。这一任务被所有遭受无意义挫折并因而产生了一种发育不全的、非理性的心理状态的居民阶层的心理结构所促进。……法西斯主义宣传为了自己的种种目的只需要复制现存的心理状态；——它不需要导致某种改变——而作为其首要特征之一的强迫重复和这种连续复制的必要性格将是一致的。它绝对依靠整体的结构以及独裁者特有的性格特征，这些特征本身是现代各种不合理方面的一种内在化的产物。”<sup>[24](204)</sup>这对于分析资本主义性质的文艺意识形态实践性来说也具有同样的方法论意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所以要变革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首先就必须以变革人的内在心理机制和情感态度为前提条件,马尔库塞对个人感觉的解放的重视就是这个观点的具体应用,他引申说,“个体的感官的解放也许是普遍解放的起点,甚至是基础,自由的社会必须植根于崭新的本能需求之中。”<sup>[9](132)</sup>一旦形成了这样的内在性格特征与情感模式,它就不但激发了实践的动机与驱力,而且也为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确立了一种目的论结构与努力方向,使得那种被文艺形象所表征的内在诉求成为了人们模仿和追求的示范性意象,卢卡奇说,“就其本质而言,艺术设定所谋划的对于人的影响,限于通过这类摹仿性构造物来引起人们的一定的情感”,“这些处在自己的被塑造成的为我存在之中的构造物,无疑地包含着塑造者发挥影响的意图。”<sup>[1](576)</sup>通过这样的情感价值影响,最终希望使现实的人和社会关系达到或接近于艺术理想的境界,“审美映象无条件地就是被构想出来的事物,即幻想就是想象出来的事物,这来自于想象的事物首先就被视为内在的合目的性。艺术在其与经验现实的关系中使那些原是审慎的占统治地位的原则上升到了艺术品自身存在的理想。”<sup>[25](446)</sup>也正是由于这样独特的实践性方式,所以文艺意识形态的实践性虽然并不直接介入经济基础的现实改造,但它所提供的实践动力与实践目标却是这种现实变革活动能够实现的不可或缺的主体条件与心理基础。

#### 参考文献:

- [1] 卢卡奇.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2] 西方文艺理论史精读文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3] 黑格尔. 美学·第1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4] Adorno T W. OHNE Leitbild[M]. Parva Aethetica: Frankfurt, 1968.  
[5] Adorno T W. Aesthetic Theory[M].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6] Adorno T W. Aesthetic Theory[M].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7] Jameson F.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M]. London: Methuen, 1981.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上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10] 赫伯特·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1] Lenn D. The Art Theory of Marxism[M]. New Jersey: Human Science Press, 1978.  
[12] 马尔库塞. 现代美学析疑[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13] 特里·伊格尔顿. 美学意识形态[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14] 马尔科维奇.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4.  
[15] 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感[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7] 刘小枫. 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18] 赫尔岑论文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62.  
[19] 别林斯基选集·第4卷[M]. 上海: 上海译林出版社, 1991.  
[20] 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21]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22] 鲁迅全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3] 阿多尔诺. 否定的辩证法[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24] 埃里希·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3.  
[25] 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26]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8.

## Intrinsic features in the practice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deology

LI Shengqing

(The study base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and social culture,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practical anti-play to real life and economic base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deology are completed mainly in an aesthetic context. The practice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deology are an intrinsic practical model contrast to those external rational ideology practical model and material changes which are not aesthetic. In order to produce its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 the concept should be taken as intrinsic emotion or psychology left in this field. Specifically, its intrinsic definition is as follows: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practical object; practical aiming at humanism; experiential practical mode and aesthetic practical effect.

**Key words:** Literature and arts ideology; practice; intrinsic

[编辑: 颜关明]